

巽齊先生四六

統領

吳齊

通王統領

疏恩萬里移餉六師時急轉輸既已塞關中之粟  
茲嚴守衛又將豐塞下之儲欣傳榮戟之來敢後  
緘膝之歆恭惟某官成都石筍東序河圖被天孫  
雲錦之裳文成五色植太乙青藜之杖學富群經  
身經上于青塞雪心皦如于白日方達臣之僭叛見  
烈士之忠誠涅白不緇雖赴公山之召徯狂以去  
未夷箕子之明此一息之從遠寔三巴之向背僅  
當時之乏此則今日之維何及現于是兵足食之

間尤可驗守道守官之際義如當赴馳峻阪之輕  
車事不可從屹中流之砥柱惟孟子有塞乎天地  
之氣所以浩然信汲黯可謂乎社稷之臣其以贛  
耳夷攷平生之節操已知他日之勛名常操天下  
之羸貲特其寄徑均郎中之財用正尔知津寧  
侯席溫即現綸召某奮慚白屋堂共丹梯望諸公  
臺省之登一何遠矣知此士江湖之落諒亦慨然  
敢以貧身累于恩造王人序諸侯之上孰不歸依  
同年雖四海之人少希甄異其惟懇款固既敷宣

漕

賀浙西漕

升聯選閣主計崇臺雖皇華爲原隍之馳已離天  
陛然繡衣當霄漢而立猶在長安蓋其旁贊于謀  
謨亦以外宣于風力教條甫下民意俱春恭惟某  
官忠義傳家溫恭爲德清名照世炯如冰壺玉露  
懸高秋雅望居朝所謂天球河圖在東序第欲赤  
心而報國寧嫌白首以爲郎知命不求惟有仲尼  
一人立於東門耳當朝興嘆安得鮮于百輩布在  
天下乎故于列宿之聯命此福星之使是活万姓

以佐大襄如蕭相運于關中而寇恂施于河內一  
立京師之根本自通財用之源流漕十萬石以給  
中都何足勞其飛輓通三十年而制國用即歸展  
于經綸諒寤寐于宸心已法想于元老某冰氏之  
子坎井其天方二十五而擢第奉官雖未愧退之  
之敏今十九年而不離季校亦僅同士丐之衰功  
名填負于青春意氣俱消于閑境萬言一杯水十  
步九太行望諸公臺省之登邈乎遠矣恨此士江  
湖之落誰其念之犹幸冷官得為下吏聞凜乎冰  
玉之操使人意消親狎乎道德之容覺我形穢當

一日賓階之甫見。知斯文命脉之已存。得不歸心。以安承教。頓數時雨。散為侯賴之藻芹。更借春風。使預公門之桃李。

賀浙漕程郎中

恭審升聯遠閣。主計崇臺。雖皇華為原隰之馳已。同列部然綉衣常霄漢而立。猶在長安。蓋其旁贊于謀謨。亦以外宣于風力。教條甫下。民意俱春。窈以二浙置漕之權。異乎諸道規風之任。奉承輦轂。應千庖萬徼之須。表裡江湖。總七郡八州之廣。按臨既遠。調度寔繁。倘非攬轡之公。曷稱臨軒之遣。

恭惟某官神襟超豁天韵清宏和氣春風暑在憑  
熊之際山立玉色見于振鷺之間謙廷深得于重  
輕因府洞明于本末泊升迁于錦省益簡記于宸  
疏眷此日邊誰當膏使求之天上莫若望郎遂輟  
近班晉膺隆委既典將輸之任六勞綏撫之心漕  
十萬石以給中都恢乎餘地通三十年而制國用  
即此其階青氍自前黃閣之下某辛居末屬弥激  
慶懷孤拊逢春私動向陽之喜渴沍希雨乞垂借  
潤之慈抃躍惟深染濡靡竟

賀閔漕王郎中

承天子詔暫辭漢錦之清班  
駕使者車來董飛翁  
之重寄焚煌一節照耀七閩  
恭惟某官文獻家傳  
才猷天賦千將淬礪初無盤錯之難洪鍾在懸自  
有鏗鏘之韵蚤從鶴序出綰虎符訪義之靈運之  
舊游續文正龜齡之美化功疇赤仄身照紫泥三  
尺參平笔染困扉之綠九迂皆至袖携蘭握之香  
肅奉綸言屈嶺濱計游日運解牛之智著鞭成流  
馬之勳詠四牡之閑暫勞攬轡尾六飛之耳耳  
行即召環某猥以非材冒爲小竹昔西江退食請  
一星而爲氓今瀕海于蕃以六條而受察自天贊



相隨地遭逢矯首連雲喜有庇身之厦屋卒願得  
月頌同近水之樓臺

通趙漕使兼憲使

三節交輝遙望使星之重單車挂成行修吏職之恭  
即奉教條敬馳笺記恭惟某官千齡異稟四海芳名  
師心一得于南軒制行即歸于東魯照和古鏡与日  
爭明抱直長松到天不屈堂覩參謀于机幕繼聞分  
命于州麾真意对民一用權衡之法精忠報國寧為  
毫髮之欺人言翁歸之清不可于自信宣公之季不  
可負惟義所任在當官而行知奮乎百世想聞其餘風

亦皆立志得如此數公參錯于天下真可太平今焉  
網舉于諸臺允矣風生于列郡益將漕慮民財之乏  
而持刑須讞議之平雖幹于山海之所藏亦必曰公  
私之兼裕不究源流則取必易竭所差毫厘則死不  
可生自非存造化之公何以尽居民之責亶惟名世  
有此德心速使剝人復見古道諒簿書期會之所損  
必無借吏之文而錢穀斷獄之幾何行副清朝之間  
某一塵未第再玷冷官星再涉于周天續僅書于五  
載青衫勒牢半成霜葉之枯白髮蕭疎但覺雪根之  
長所忻遠役得事大賢自入乎賜履之封甚渴者望

梅之意腹心所歆頂踵知歸大匠無弄村儻辱短軀  
之無用小草有遠志願依直幹以爲生

憲

賀胡松正除浙西憲

輟屬宰司按刑臬旬刑者一成不可交豈容議獄  
之輕士制百姓于其中所賴持心之厚公膺是寄  
誰不謂宜恭惟某官球琳粹溫揆撫特天之高  
星辰之遠沈測其神聲以揚詩書以光愈形諸外  
教兩重濡于槐市仁風兩被于棘庭能于六一翁  
毓秀之鄉大播二千石惟良之政召還即省即科  
正于銓曹承弼台星遂強綸于省闈念近地尤先  
于綏撫非大賢曷稱于平反受王嘉師司茲臬事

三尺之法安在曾深俗吏之文一歲所斷凡何行  
奉清朝之問某凄其半以冷矣一官徒以杉榆接  
清陰之孔逆桂之芥藻沾賸馥以居多雲沉之勢  
雖遼車笠之盟自若至煩餘論適致諸公以應時  
旁借于吹噓而一旦親逢于造化信自天之予便  
將不日以承恩歆以送之幸得見皇：遣使臣之  
禮與其進也顛曲垂恂：于御黨之心

賀章泉州就除閩憲

州麾趣上憲，卽就移惠決桐城。考績茂而轄之最  
榮，疏芝檢平刑，韻一道之權，幸甚全閩，得此清使  
恭惟某官，秀鍾宝婺，清徹玉壺，濯太虛襟，飲仙掌  
露，華之清標，成文永作天孫雲錦之裳，政事先于  
利民，議論足以追古，亟上於闕之直，屢凝盃戟之  
香，懋乃民庸，形于春獎，鎮清原，郡里間銷愁嘆之  
聲，褰赤帷裳，祀樂煥光華之選，況不易路，遂以建  
臺風，播南薰，動攬璇澄清之志，陽居大厦，當猷刑  
欽恤之餘，君子盡心焉，下民無寃矣，三尺之法，安

出骨深俗吏之文一歲所斷幾何行副清朝之間  
亟跡禁近茂展經綸某濫次偏州忻傳除日夕辱  
眷存之旧恍驚臨照之新曾是琅庸若斯幸會河  
潤九里已沾大國之餘波我有二天尚托故人之  
巨光

代賀聖憲

伏審泥檢自天霜臺易地刑者一成不可變豈容  
讞議之輕士制百姓于其中所賴持心之正公府  
是寄誰不謂宜養惟某官季造淵深氣全劉大照  
人清德炯然迎風寒露之玉壺濟世長材所謂盤  
根錯節之利器當川風力不減毗陵閩地聲稱益  
高卽省寧屢剛而抱璞無枉足以從禽公言徐公  
之介而不知其爲通自信汲黯之直而不恤其爲  
鷖忌者衆矣名亦隨之念茲之來士論益偉三尺  
之詆安出音深俗吏之文一歲之獄凡何行奉清



朝之間其茲因賀上敷布由表音嘗廁于班聯行  
顯馳于原隍莫非王事顯推共濟之心女玉尔音  
時賜免戾之教

倉

賀陳郎中改除浙西倉

留行邊圃堂委邦畿傳塞外之威名擬使天下聞  
民間之疾苦還自日邊雖公才無所不宜然上意  
欲以自近凡資臨照悉竊光華恭惟某官卓尔不  
群淵乎似道元英大呂器獨得於家傳修竹碧梧  
美更全於世濟踐揚所及譽處甚都至今吾父母  
之邦能說公仁賢之政謙勤下士食且不遑惻怛  
效荒髮為之白繼識疑于法寺旋握筆于郎閣斯  
民謂其不寃列宿煒其上應遂疏異寵往控上流

聞祖邀誓清中原已飛盡軀欲寇恂經理河內又  
趣追鋒報遠役之虎符界近圻之旄節驅馳甫爾  
風采凜然宜惟專欽散之旌抑亦見澄清之志漸  
水百萬元既賴周詢城南尺五天即覩入覲經躋  
法洗允穆師虞某得趨下風不惟今日万灯華夕  
憶初拜於遨頭一曲朱絃已辱知於焦尾每念滯  
淹之不過若言存遠之無從忽天與于黃綠使身  
居于陶冶趨承方快自賀良多廣廈万間已界湖  
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早成鼎邊鷄犬之仙

賀羅倉部除閔倉

聖書照渥玉卽統榮乃求斯倉夙著粉闥之望亦  
有高廩復粳粳斧之推識者有聞欣然相慶恭惟  
某官胸涵万卷氣無點塵抱濟世之宏才不在管  
仲子產之下韞憂國之正論常居賈生陸贄之間  
早以英游歆于燕仕風行碧沼渙水上以成文派  
接銀潢向天邊而倚玉光依日月身到蓬萊心潛  
充棟之牙籤目絢翔雲之奎畫即彤宸而拜命趨  
畫省以時庸王言如綵戒使維億寧輟班行之秀  
往司欽散之宜由倉部而建倉臺若系內外以星

郎而為星使遠有光華亟馳四牡之閑、即扈六  
飛之耳、某自聆除目倍激歡悰昔睽鴈塔之名  
復同鶴序今春危溪之狀密迹驢車易地相逢緊  
誰有此燕賀大廈何震風凌雨之虞魚傳人書切  
春樹暮雲之想

通趙舍

疊祖文輝仰慶光華之冠一麾承乏幸依臨照之  
餘爰修事上之恭以奏由衷之記恭惟某官在淵  
毓秀鴻寶洽聞開物成務之才了無圭角尊主庇  
民之道益有源流早奏最于邊城浸霽華于朝路  
告宮花囊官錦式謹司存藏武庫耀犀渠欽承匠  
監猶輟鳳閣鸞臺之選以爲天台鴈蕩之遊惟優  
御衆之仁知有足財之政方司欽散已陳：而相  
因兼領轉輸信多：而茲辦此王室股肱之托者  
豈外臺耳目之淹乎客舍西風將穩送承明之入

江南夜雨諒詳為王陞之陳即侍禁林以參政柄  
某未閑民事猥玷邦符正憂涖事以南牆寧免汗  
顏而血指幸餘波及晉骨分滲漉之恩而小國事  
齊惟有依歸之意

宗使

通西外趙判宗

屬尊麟趾率歸拜合之中劇界危溪幸與照臨之  
側歆修辭命以通姓名恭惟某官毓慶璇源弘輝  
寶業氣和而守正學博而用閑文采宜明宛在劉  
向李邕之右議論濤發深得晦庵漁溪之傳名隱  
隱以雷霆仕駿：乎霄漢入司天憲民自謂予不  
寃出館邦符政復多于遺愛爰以東平之善遂司  
西外之盟磐石一強維城增重佇膺紫詔趣侍凝  
旒豈無他人孰若金枝之秀不有君子誰參玉鉉



之崇其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墻于不學得  
無血指於旁觀尚推合治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河  
澗千里豈無及晉之波厦廣万間是亦屏周之意

市舶

通市舶親提舉

錦纜牙墻暫督邦珍之貢未輟皂蓋復依隣壁之  
輝寸心耀如尺牘敬止恭惟某官與邦哲匠瑞世  
奇才懷鄭公仁義之言家聲故在王漢世中興之  
業相學有傳至今吾五峰三市之氓猶誦公半刺  
十同之政謙恭下士懇切愛民洎造清班益隆雅  
望輟上監勾稽之職洗桐城愁嘆之聲民欲借恂  
帝恩見賈自今歷階而上矣奚為弭節以來斯惟  
邦計之方殷故利權之攸寄飛艎逐浪報合浦之

珠還貢室充庭修南夷之琛獻柔輶底績荷橐指  
期某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墻于不學得無  
血指于旁觀尚難聯事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惟餘  
波及晉肯私滲漉之恩庶小國間齊獲遂依歸之  
願

子

漳守通泉州車郎中

丹霞照嶼行水竹使之符爛錦環城喜托宝隣之  
瓦敬修辭命以通姓名恭惟某官秀毓金華標凝  
玉色仁而汎愛春隨地以俱生義或弗然松到元  
而不屈嘗以不能五十里之園壘于平水二千石  
之權責地產之所無欲利源之均認郡移文而星  
疾公執論以止堅自十旦以爭詎到于今而受賜  
君子所守益可知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又覩謚  
議子奉常不苟立言于信史文用西漢法如春秋

遂令忠臣孝子之家榮于華表亦使後生晚學之士識彼前修此雖管見于一班已覺鼎堂于一尚知鳳閣鸞臺之任必屬于公豈虎符龍節之不可淹于役某未聞民事猥奉却條自惟不學以南牆有愧旁觀于血指惟餘波及晉膏肓染瀝之恩庶小國問齊獲遂依飯之顛

通汀守趙寺丞

千騎啟途曾叙鵠行之日回封錯壤今依麟趾之仁視篆云初修辭敢後恭惟某官慶傳玉鉉秀出金枝天知姓旦之為忠力扶皇祚特使臧孫之有

後以勸善人德粹于春神清如水自危墀之入覲  
宜鷺序之升華會稍食于天官勘丹松于農扈不  
求捷徑遂屈專城卷盡溪頭散滿襟之和氣義荷  
湖畔漾萬頃之恩波况逢鳳曆之頻趣工席符之  
最春生皂蓋樂仁者之安仁蚤復青瑣觀相門之  
出相某日斜西崦恩界南州懷組授以來斯見吏  
民而伊始金謂田多訟少或可偷安自惟政拙心  
勞未知攸濟孰為規倣遂免曠瘼聽擊柝之相聞  
喜伐柯之不遠漢家磐石風懷歸倚之勤楚國餘  
波尚可沾濡之及

通潮州沈鄉

訪晦庵之舊游寔慚假守望呂黎之故壘何幸依  
仁視篆云初修辭敢後恭惟某官氣全劉大姿稟  
醇明語鉤鐔而蛟虎翔之希古作天日明而鳳芝  
瑞發動群瞻幾年董翰墨之香一旦遂飛黃之步  
司籍匠監流声天朝參棘寺之平置為司直時穉  
卿之績足映農祥歸自玉垵起玉銅竹遺惠溪之  
遺沫慈嘉禾之繁陰况逢鳳曆之頒當上虎符之  
最春生海角已騰樂職之詩人自日邊促正論思  
之位某日斜西崦思界南州聽擊柝之相聞喜伐

柯之不遠題名雁塔昔既尾于同升矯首鳳城今  
尚蒙于餘潤

通興化洪監簿

假道壺山尋敘鵲行之舊承流漳水遠依熊軾之  
輝視篆云初終辭敢後恭惟某官裊身令德拔俗  
脩能擬明月以爲裳絕生五塵埃之染于雲漢而  
織錦本一家機軸之成方響聲翰墨之場即抗志  
功名之會龍墀入覲鸞序踦榮綸渙瓊林已足經  
常之用天低壁沼豈爲期會之煩師道尊崇帝心  
簡在胡未登于要路乃尚屈于專城遙逢鳳曆之



頃輒上席符之最春主南國寧須荔子之丹紅蚤  
入西垣坐對微花之未紫某誤膺撫字寔出揄揚  
懷祖綬以來斯見吏民之伊始金謂民淳事簡或  
可偷安自惟政拙心勞未知攸濟孰為規儆遂免  
曠瘼聽擊柝之相聞喜伐柯之不遠得一州而如  
斗粗足回旋達四境以交輝尚茲保惠

通鄉守林寺簿

從天一札分土五峰危虎榜中曾是難兄之接武  
鳳凰臺畔又欣子弟之同寅今辱臨父母之邦何  
啻有子孫之契久馳神于未向敢削牘以寫心恭

惟某官胄出名門望隆昭代德業久大典刑老成  
日斧雲斤綽有心思之雕鏤雪山冰谷凜然人物  
之清奇學富百氏而無所遺器受百鍾而虛其半  
早筮華途之仕優為上幕之賓壯縣丞流民有神  
君之芳雄藩半判人歌別駕之功政声亟徹于凝  
旒禁路果膺于冠錫均廩祿之稍方勘式于糧闕  
量金穀之司適冠儀于農扈使應經臨蕩而入馭  
娑頤乃羞崑崙而薄蓬萊何取之庶而勇于退載  
從琳館起綰銅符上已知公姑試望之于馮翊賢  
非久外即徵黃霸于潁川可預卜于予環恐不俟

于煖席某抽身危江之上結廬羊角之南掛徽塵  
埃無復功名之夢摩娑松菊姑隨香火之緣望  
前茅拳維梓任棠之薤一本豈能竭千慮之愚  
玉川之屋數間賸喜有二天之庇

回惠州朱郎中

兩輔相望幸聯分枝之榮十剖冠臨猶篤同年之  
好方當抗熱如對調冰伏惟某官六館名流一朝  
偉望光風霽月紹先天太極之傳景星慶雲示後  
學春生之象屈來羊角小試牛刀惟其心事之和  
平是以政聲之洋溢迄由邑最趣上珰行瓊林足

內府之經常銅匱達諸侯之奏疏金論惟允蓋躋  
獻納之聯帝渥余隆借重藩宣之寄此蓋竹使之  
榮也是豈桐鄉之裔耶飽惠州之飯和淵明之詩  
已高維屏前宣室之后問賈生之策伊即召環某  
麟省陳人危溪假守靖惟使倖寔自揄揚坐逾報  
政之期固知泚溪之計欲逃司敗頌惠良規終日  
七襄聊寓感藏之意明月千里益勤鄉往之情

倅

回魯倅

承流漳水正虞共理之難播詠海沂乃竊同寅之  
助喜形于外情見乎辭伏惟某官天球粹溫月鑑  
明徹一門和氣鍊為鸞鷟之祥萬里夷途存視鯤  
鵬之化所聞難弟宛如哲兄宜鍾主于龍墀胡尚  
淹于驥足踐駸積歲猶為半刺史之遊終繹萬金  
如在太夫人之側第恐思賢之有日必令將母以  
朝天宣侯終更行即迅乃某未瞻履舄寔在門牆  
樞府陶鎔喜此身之有托曲江期集幸予季之同

升茲玉銅竹之符尤藉金蘭之契願同歸于盟好  
以相勉于事功僥使斯民舉遂湖山之自得則于  
別乘不惟風月之平分

同許倅 并賀

朱轡夙駕方嚴赴上之期別乘一來宜甫近新之  
禮塊尺函之未遺奪事价之光臨拜賜甚依馳誠  
益切伏惟某官授村提持毓德粹溫翠竹碧梧高  
韵正推于家學灵椿丹桂英名復紹于世科宜徑  
步于華途乃俯循于常調存依違莫備殫贊畫之  
謀繼領花封自奏鳴絲之效且其心于出處欲隨

道以卷舒徜徉天台鴈蕩之間依約圓嶠方壺之  
內神遊菊徑正高吟穿月脇之文天達瓜時乃自  
有縮地球之法元謂在溪之幸早為馬首之瞻敢  
告僕夫其驅車而即至願袁老子得袖手以談成  
某昔本書癡今知政化所藉協心之治不勝引領  
之私若資糧靡倭之是供敢忘專任惟社稷人民  
之所寄寔竊不安

教官

同陳教授

一馬二童方謀趨劇双魚尺素遽辱貽城不問燁  
然高情厚甚伏惟某官虞庠雋選漢殿英游懷明  
月佩連城久翔文儼朝天津夕西極合在周行願  
迂芒閣之賢再職芹宮之教惟今閩越之地若古  
洙泗之郊有來季校之英率是山川之秀詠歸沂  
水共推夫子之循々騰上雲衢行繼諸公之袞々  
某屏藩所寄政教是兼僕田里有愁嘆之聲敢忘  
已責使城湖無挑捷之習則賴陶成



回朱教授

鴈塔題名堂附哲兄之後龍溪承教遂行難弟之  
臨特枉長牋敬承謙益伏惟某官播雲偉望壁水  
名流涵：笔下之波濤光搖月殿凜：胸中之兵  
甲笑解秋闈妝鶴唳之餘聲踵踵堂之故武維茲  
漳水寔底閩山昔遇晦庵之儒宗道原既闡今得  
當家之人物夙教攸新早為芹津之來佇趣微垣  
之對某久為聞譽行矣承顏赴鄭老以同襟遙相  
邂逅繼文翁而興學尚觀討論

州官

回趙判官

賦日五色曾驚過眼之奇在天一方喜有論心之  
便甫塵華翰適枉高軒何惠然而肯來恍不知于  
所謝恭惟某官麟趾騰茂危種異常桐玉壺之冰  
清爛錦囊之句端早浮香于籍桂真謫仙人姑婉  
益于幕蓮屈賢公子佇膺一札穩步八埒某方此  
投閑喜于適願惟是委貺豈非過謙惧勿敢常敬  
反復珠之贈謹錄其副永為千載之藏

鄭推官

三刀為州幸成期之消吉一賢在幕喜王事之協  
恭尺書寫心千里對面伏惟某官璫璣偉望樞紐  
名家遊刃發新础略無凝滯啖蔗入佳境寧復淹  
回聞贊畫之從容諒古今之鍊達佇騰芳剡徑上  
夷途某久矣知名于為聯事念瘁病之年切悉已  
周知况脈絡之相關可忘忠告

戴知錄

一麾出守已迫成期千里懷賢將同僚宗季尺書  
之遠逮餽寸臆之深銘伏惟某官才寔通今學能  
貫古官雖居于律察政必贊于中和知己勤職業

之終枕欲共詞華之習足現操尚行慶掀騰某久  
矣知名幸爲聯事以片言而折獄所冀尽心有餘  
力則學文頗安承教

董司理

假守南州方冒竹符之冠庀司秩掾幸同瓜戍之  
期賁然來思云胡不喜伏惟某官季有源委手摘  
星辰璧水濯纓宜貴名之益起蓮城糾邑宣矮屋  
之能留光泰宸恩悅揚淋潤惟恕則可以及物惟  
公則可以服人三仄法苟尽心焉九万里斯在下  
矣某竭未視篆幸此爲僚盡戰香凝敢異卑城之

樂園靡草掬允資折獄之良

蔡司戶

虎符出守適當往戌之期騎氣前驅遂有同寅之  
幸自元贊相不我後先伏惟某官錦囊織雲玉斧  
終月爭銓文陣風高淡墨之題發輟華塗尚鬱飛  
黃之步郡曹借重民籍攸咨三千牘行且上衡九  
万里其自茲始某聞名已久会面匪遙夜酌南樓  
佇結論文之約春生鈴閣更資贊畫之長

宰

龍溪宰

三刀為州所規承流而宣化百里出宰所聞奉道  
以愛人雖郡縣之勢同殊而民社之寄則一伏惟  
某官璫璣令器主租名家文有波瀾湧豈池之春  
水胸涵沆瀣泥月殿之煥光春此在溪尚淹鳬舄  
允謂一同之幸佇迎四輩之來某即遂同寅預忻  
良晤惟痒癢之舉切諒已周知况脈絡之相關所  
期共理

龍巖陳宰

竹使不待方畚名滿之寄花城滌篆喜聞美尹之  
來敬緝斐辭上酌榮施伏惟某官清標映玉盛德  
如春魏公之笏故存世傳勛業謝氏之庭不遠季  
有淵源自榮路之大開宜貴名之日起乃飛鳧鷁  
以貴鳧鴈瓜戍趣臨即課鳴弦之奏芝封漁寇寧  
容俟駕而行某視事云初于民何補守令之情貴  
一敢忘傾蓋以相惟民社之寄不殊所賴同舟而  
共濟

送牛宰

飛鳧飄墮衆知令尹之來  
靈鵲喧呼獨喜故人之

至伏惟某官天資甚茂經術尤明昔覩鶴在于鷄  
群夙標獨異旋覩鵬搏于羊角羽翮何高一宣猷  
捧之感即上金闕之籍將以蒲城之桃李種在人  
心從知千歲之椿松對于親壽行躋益顯慈辰極  
綸某自書尺之見貽侯車奇之甚切已邀夜月相  
期李白之論文滿野春風不費杜陵之沽酒



薄尉

林主簿

太守自謂濫叨分竹之榮主簿何如遠致維桑之  
敬欽哉高誼振以何辭伏惟某官鍾圓山漳水之  
奇似芸嶠蓬壺之秀豈應短簿而滯長才日對康  
庖把酒趁勾稽之暇暫游星堰坐曹推贊登之良  
莫歎低回即覩識擢某皤然一老愧此双旌既有  
幸以依仁頃復諧於識面驪危塘畔曾為倚馬之  
留鸚鵡洲前徒結樓鷺之想奉頌禱畫溪彈

漳浦黃尉

壺山假道肯勤銜袖之投梅隱得美且振驅車之  
近喜奉手札佇聞足音伏惟某官秀挺風規香浮  
月殿名雖奪得率殊山澤之癯儒志不自高何恨  
東南之一尉諒無淹久遂覩鸞騰某試郡固功同  
寅有幸適莫大于為政不論崇卑力有餘則季文

尚圖詩切

寄居

回寄居陳子

訪朱文公之舊遊寔慚假宇有陳孺子之高隱何  
幸依仁壽乃先為賴其季矣華惟某官聲名驚代  
才請時禁！學古之胸覺秘書之素蘊衰！還  
往之氣吞雲夢而有餘自淡墨之題名宜青雲之  
展步爰留花縣望者繞屏趣覲龍光合陪鵷序朱  
轡皂蓋胡為遠去于日邊琳宇珍臺又復逍遙于  
霞外許驕芝檢任綰荷囊某麟省陳人肯驚九折  
龍溪佳處今夢三刀乃逢造物之私特假見賢之

便幸爲及成喜甚承顏森戟凝香未散謂專城之  
樂置水枝雍尚當師盛德之言

趙忠侔

剖危溪之竹假宇是懸詠麟趾之詩依仁何幸尺  
書逮貺寸憶深銘伏惟某宮振之英溫其德  
騷藻發天潢之潤各主修名清分揚日宸之輝大  
恢賢業鳬飛湘水鳳翥朝陽孟序升紫禁之華乃  
借重提屏之選和陶詩在聊寄興于東坡見賓席  
前諒承恩于北湖某違當齊成偶三鄭鄉云云

余判院

武林榛狃條屢易子歲華津水兮符將戒依千仁  
里已修書而未造沫惠翰之相先情佩一謙感深  
三復敬惟某官材姿敏烈政術通明粹慧天球濟  
以方流之潤燦然琤琤輔之造若之華雅游多為  
人稱野居能使官大錢散滋久聲寔共孚京輦司  
存碩巨量于步武祠庭均伏胡自欽于功名取位  
雖廉養德則厚諒簡知之有素當迅召之匪伊某  
不撥謗材冒當僻郡凝香說蘇州之樂夫豈敢然  
拔薤為麾氏之規所期勿吝

孫寺丞

濫綴席符寧免伐檀之刺升華李寺不嫌堆梓之  
恭為禮過勤何言以謝恭惟某官懷奇圖嶠飛香  
名時習全術以發身全原董賈緣人情而用法心  
契羣憂豈徒然讀書讀律之長亦且全主已立人  
之熱登承清問重謂明刑士制百姓于其中所資  
詳識例者一成不可變固沈深文載敬審克之功  
益茂涉明之典往丞棘路將為三尺之主盟案簡  
佩衮行非九迁之渙踰某苛遊麟省幸托同朝假  
守危江復依仁里難識吹竽之自未陳控謝之辭

况睹除書合脩慶語先勤惠問益佩高情中心藏  
之似是孫公之尺牘景行：止式瞻于氏之高門

回揚寧

龍溪已赴

讀君竹使尋元晦之舊遊欲訪草元問子雲之安  
在尚稽展覲聊寫謝忱伏惟某官妙深湛之思篤  
聖哲之好粹然家學卓尔時名射策決科登對丹  
墀之間鳴絲製錦尚為囂邑之淹想陶柳之方濃  
而焚駢之已續聲傳回雁焉用牛刀目送飛鳧即  
照鵷序某濫茲假守渴甚見賢孰云會面之難失  
於交臂之頃明月千里徒勤悵望之私置水一盂

執幸諛言之反

回顏知縣

訪朱文公之舊遊寔慙傲守入顏氏子之深巷何  
幸依仁書復先爲意益厚矣恭惟某官瑤璣璽室  
圭組華宗季饒群書過謝氏詞華之秀村魚數器  
高孔門德行之科有此哲人乃從常調哦詩松下  
庭已肅于鷺行聽訟棠間座自消于雀角所聞故  
治今尚見思諒才果于素冠即迅馳于丹詔某遠  
常齊戎偶在鄭鄉森戟凝香未敢謂專城之樂置  
水拔薤所期師盛德之言



賀冬

賀汀州趙寺丞冬

主璫揆景序乘七日之陽來室夢沆輝恩煥五雲  
之光動一賢履此千里熙然恭惟某官声應黃鉤  
春融皂蓋奉詔寬大細民同挾纊之溫秉節到嚴  
老吏有折綿之凜時維亨復福已類升某才乏線  
長心隨灰暖杖條海角第遠依鈴閣之晝閑問訊  
天邊當共慶玉墀之春度

吳齋先生四六

危昭德

賀瑞慶聖節

數盈良月正天地之清明瑞紀流虹極山河而輝  
映臣工忭舞海表惟呼恭惟皇帝心廣慈仁化行  
恭儉光啓重離之運慶中初度之辰克全克舜之  
聰明相傳一道將復文武之境土紹開中興且再  
拜皇華恭逢誕節五雲影轉望切近于遙萊萬歲  
聲傳祝寔同于嵩岳

賀誅吳曦

河山有誓敢尔負恩天地不容竟茲授首神人憤

淺海宇權同恭惟皇帝紹開中興布宣圣武三軍  
叶力事方急于規恢一夫當關志乃謀于竊據公  
連并類欲悖太陽以野守非親而化為豺狼謂無  
天道見元礼于君而誅如鳥雀寧交人心不勞尺  
兵遂膏肱金平劉闢于蜀本元和圣德之明除于  
璋于綿宣成都猛將之力臣叨聯近萬假守神暴  
自謂露布之馳不知使臣之折大開明堂之朝賀  
深賀清庙之宣揚

漳州到任謝宰相

老境向衰敢冀三刀之渡隆恩起廢忽分千里之

符塵已遂于滌，龜書敢稽于繁。惟伏念某家本寒  
素，守迂邁，壯年雖竊于文科，三紀猶沉于選調。  
日斜西崦，將絕望于榮途；天列夔頭，忽回光于末  
路。仰逢鈞造，擢真周行；壁水蓬山，猥玷清流之選。  
璫源粉省，涖叨燕戢之榮；乞循更迭，以便私入。遂  
始終之從欲，不知積咎竟速煩言；畏此簡書，殆若  
擬刀之在頸。生我父母，漢思噬臂以痛心；免大譴  
訶，示小懲戒，繼威起家而為郡。又令便道以之官，  
今入境以班條，且按圖而視謀。地鄰于廣，雖居閭  
閻之窮州；劍于唐，寔割潮陽之半。似是青瑣之舊

知勞黃閣之恩豈伊宵人有此榮遇  
洪深而甫  
拈恭敬而溫文已能大周公之勛又將通汾陽之  
攷慮一夫之不獲如有隱憂故曲藝之兼收咸歸  
器使遂令猥璞亦忝布宣某敢不仰体弘私務安  
海嶠惟食其食則事其事斯謂官常若樂其樂不  
憂其憂寔于邦紀誓殫精力仰答鴻恩過此以還  
未知攸措

除秘書郎謝宰相

教小鱗族正懷非座之慙恩昇虎車遽冒超凡之  
冠陶鑒至此銘篆若何竊惟敬歷于清班翱翔于

中秘人間風日不到處海上神仙皆在爲讀平生  
未見之書爲儒者至崇之選謗焉若某何自爲郎  
已驚髣髴之星霜更媿形骸之土木有鴻其造而  
其間白玉爲堂洗塵縑之飄墮青藜點字覺老眼  
之增明了元朱墨之應酬差有丹鉛之點勘細魚  
螺田小破龍團人言養望之林不嬰以戒自謂清  
心之地盡省其躬益處之佚者其責深待之優者  
其望重一絲不絡焉欣度日子于剡中千里問途主  
索追風于是下倘優游而勿念則儲蓄以何爲縱  
稽報德之暮宜識受恩之日  
代天元氣爲世宗

工傳鼎盛按執識均調之妙秋門桃李不為重植  
之私故廣生成下至庸璞某敢不益鞭鉤質仰副  
殊知弱水三万里之遙已蒙汲引瀛洲十八士之  
直當究討論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武諭謝丞相

邊幕終更方南炭瞻之敬膠庠濫吹遞蒙鈞播  
之慈曉節有逢懦衷有激昔高廟之至欲恢于室  
宇故武城之教寔視于辟雍誦明正在于兵机論  
導乃參之文士蓋壯者修孝弟忠信斯可捷泰元  
戎閱礼樂詩書故能強晉惟平居積摩義漸仁之

習則臨事有捐軀殉節之臣教所設以如斯材非  
通而孰稱如某者性資蒙陋學植榛蕘名仕籍  
幾三十年竊祿縣官終六七載青衫勒宰率成霜  
葉之枯白髮蕭疎但覺雪根之長幸辱知于大造  
未終棄于明時重登桃李之門果入參苓之苑俾  
離塵滓晉覲光榮以其俎豆之儀勵彼干戈之學  
越鷄伏鵠卵初應咲其勿能螺贏負螟蛉終當期  
于自化退惟其故曷以得斯伏過某官學擅青瑣  
家傳黃閣意常存于精白身獨任于安危同德三  
千孰有勛勞之舊除史八百了無親故之私如日



月之照臨乘風雲之際會致之政理憐之人才取  
室于山憫道間之橫棄而駿之骨懷廐下之長鳴  
故使么微亦歸鎔冶某敢不誓堅素守期答洪恩  
延見生徒宣昭德意鳩起壯地即得同莊史之道  
逢鸞飛戾天尚均被周家之長育

通揚安撫

疏榮中禁移鎮上流曉行湘水之春想難攀于旧  
轍日賞峴山之景音已近于來音拜履未遑馳箋  
經達共惟千齡昇靈四海芳名得于忠孝之傳  
加以淵源之學政方流于花縣聲已達于芳楓宸

屬多壘之為憂至季情而強起席符竹使南臨鎮  
于近邊鶴唳風聲已飛傳于遠塞過師枕席之上  
折樹擗俎之河底定武功亦華戎監忽遠長安之  
日去湖衡岳之雲平李愬之難以脩山荒明皋陶  
之刑以肅奸宄紅旗破賊既飛捷于九天黃麻似  
經知告庭之即日遣以封疆之慮尚勤鉄鉞之臨  
惟是襄州甲于京介最風寒之要處寔天陰之奧  
區屬時傷創之甫寧如人疰癘之方起氣脈正資  
于護養精神未暇于飾終比聞甲兵既罷晉人之  
犀利旋現營壘亦非諸葛之規模望公之車以日

為歲得李牧而為守自奴豈是憂哉有元國以屯  
邊羌人不敢動矣上既寬于北顧公即慶于東歸  
鎮撫有餘經綸何恨某適官期之甫及服吏後以  
維新白鹿陂頭猥贊碧油之寄青牛關外忽傳紫  
氣之臨逢瞻行李之光深切望梅之意有何陽之  
幕以致溫造雖媿非才勒淮西之碑以頌晉公已  
思濡筆

賀李參政

顯膺詔綽紉綽政執方甲兵之間主廟堂既為經  
濟而股肱之寄在忠力式副登庸豫重朝廷取均

海宇惟天朝之立武必台輔之有人寇公用而北  
使與誰是之言司馬相而遼人有生事之戒蓋太  
阿出匣物莫敢于而猛虎在山藿為不採精神聚  
會風采聲聞故王朝方選于金甌諒敵國已失其  
匕勦自非偉望曷稱時咨共惟學富天人量兼  
海岳矣標照世冰壺玉衡懸清秋碩德居朝天球  
河圖在東序屬時多故應變无穷人皆言見夷吾  
夫復何憂帝亦謂倚裴度足以破賊乃完百揆底  
定四方濟時之相豈易得哉中興之功可立談矣  
惟公懋德為國遠謀上安千齡宗社之基下固四

海生靈之命况雲騰萬竈方日費于千金而天設  
長江護風寒者數處儲峙正急守脩尚單何所取  
財何所取兵早定澶淵之策何時當誅何時當決  
亟摧羗虜之鋒願推枕戈待旦之心以揀磨火積  
薪之勢黃閣密籌于遠略黑頭盡了于後功使濃  
墨大字作為歌詩勒石岷而不朽更金匱石室藏  
之盟誓等泰礪以長存某側聞秉鉞不知折屐昔  
望林中之山渴已慰塵心今逢天上之和羹必均  
鴻施敬共俟命懇款書詞

賀錢叅政除資奉赴樞筵

絲綸趣召袞綉適歸仕四海之安危正有資于忠  
力解天上之富貴乃密贊于謀謨夷夏清聞社稷  
增重共惟 溫恭天稟忠存家傳正色立朝天球  
河圖在東序英標照世冰壺玉衡岳清秋遂贊樞  
机晉泰鈞軸屬在議論絲絃之際正資老成持重  
之言方万牛挽而勢不回孰明其智及六鰲吞而  
山為動始識其忠姑暫鎮于北門已來歸于東海  
公適弓以閒居之適上亦高其寤寐之年留用其  
謀不煩以政陞班月殿極平生儒者之榮勸請金  
華如古者師臣之重用俾大計以濟中興今五日

一至朝堂寔外倚路公之任重欲大遼母開遼隙  
恐舟勞司馬之居中某自聽賜環不知折駁上既  
爲于國賀下亦慶于已知昔處於榆堂叨預君侯  
之勛駕繼司片濠亦嘗因舍人而掃門應怜久冷  
之姓名必有嗟枯之造化腹心敬布頂踵知歸廣  
廈萬間風復湖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早成鼎遼  
鳴犬之仙

賀魏右史

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祕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  
用名流寔聯法送除音誕布欢頌沸騰某官北斗

天樞西川石筍等五詰三盤而上文可同規自八  
索九丘以來書皆有用不隨時而供靡自与道以  
偕行几年嗟蜀道之難一旦覺長安之近龍墀入  
覲蔚為華國之雉鷄舌含香快覩濟時之略惟斯  
文之未墜知上春之益隆礼樂司吾冠九卿之妙  
選遂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与地以雙清命自  
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闡才猷振乃家声厥有故  
寔論事聞切道追唐相之遺風致主厲精佇見漢  
廷之治行某自慙末學無補明時每聞閣議之新  
昂但覺儒裡之警策遠規峻擢益倍欢悰王立復



竭已喜端人之得路符分半虎更新厚德之色荒

賀趙總制被召

召洗摠餉晉戴日戎陽氣潛回方應地中之律詔  
書遽至徑歸天上之班是為君子之泰亨六信文  
人而師吉某官神儲松嶽派別天潢蚤開臺閣  
之儀自致功名之會心無求而蕪潔與水爭清智  
不用而高明如玉自照率于以往轉而上聞首進  
掌于樞丞至崇司于國府要路已聯于卿月選方  
廼望于福星暫屈王人出將使指足食足兵而民  
已信丹馳再驅而謀已詢宜曰壯榮使臣之來而

前席有君王之間爰下紫泥之檢且徵黃紙之除  
折柳武昌門已知動朝天之意詎覩尚書省又將  
傳入相之聲某辱在末僚適當遠戍方幸托身于  
幕下忽聞振翼于雲間豈遂鴻來往之不齊寔鵲  
鷁小大之各異哉公自東山歸矣可想夷途季者  
以北斗仰之尚希回轍